

何谓圣经在中国:关于中华《圣经》译本体系的建构 ——兼评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

刘平*

【摘要】《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让当代汉语读者一册在手即可通览基督教《圣经》在中国的译传历史,其中包括在中国的不同语言、民族与群体中的译本和版本流变。该书成为当今第一部百科全书式中国《圣经》译本史料汇编与辞典式中国《圣经》译本一版本著作。但是,纵览正文厚达657页的中国《圣经》译本手册,其中值得商榷、补充和修正的问题至少有12处。本文就12种问题作出初步探讨,并在每个问题中列举若干事例来佐证,以期作者在将来的修订中能提供更加完备、完美的中国《圣经》译本一版本全景图,全面回答有关“圣经在中国”的两大难题:自唐景教至今,如何描绘基督教《圣经》正典在中国的流传与翻译史?如何建构中华《圣经》译本体系?

【关键词】《圣经在中国》;和合本;汉语圣经学

2019年是《圣经》“文理和合译本”“官话和合译本”出版一百周年。在汉语基督教研究、汉语圣经学领域,蔡锦图(Daniel Kam-to Choi)在中文《圣经》翻译

* 刘平,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JEWISH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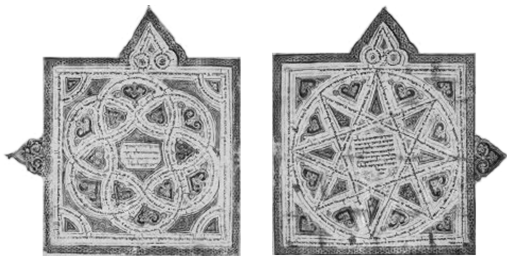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犹太研究

第19辑

研究上取得的学术成果^①首屈一指。在“文理和合译本”与“官话和合译本”百年纪念前一年,蔡锦图的《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以下简称“《圣经在中国》”)一书以 657 页的厚度为汉语学术界、收藏界提供了一部关于中国《圣经》翻译史与书目的通论与大全。此书的出版无疑为众多学科深化研究中国《圣经》翻译问题贡献了一部导览手册。文史哲、博物馆学等众多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都可按图索骥深入博大精深的中国《圣经》研究领域探索新问题,推介新成果。

显而易见的是,厚重的《圣经在中国》一书给读者的期许是全面梳理中国《圣经》翻译史与详尽书目。该书最亮眼之处是以 629 页的大篇幅研究与介绍汉语及其方言译本(正文,第 1—602 页;附录三至附录五,第 611—637 页)。但是,全书只用 9 页的篇幅极其简要地叙述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翻译,且将其置于“附录二 中国少数民族方言圣经略论”(第 602—610 页,此小标题有误下文叙及)之中。因此,从全书的谋篇布局来看,《圣经在中国》的书名,不论是正标题还是副标题,都有以全概偏的问题。正标题与“圣经在中国”的主题并不契合,因为除了偶尔提及之外,全书基本上未论及中国少数民族《圣经》翻译。副标题同样如此,因为全书将中国《圣经》翻译史上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圣经》翻译推到无足轻重的角落,且“附录一 景教文献中的圣经翻译”仅仅简略叙述景教的中文《圣经》翻译,未涉及景教在中国的其他语言翻译。严格意义上说,此小标题应当改为“附录一 景教文献中的中文圣经翻译”。这显然情有可原,著者不可能通晓

① 蔡锦图在中文《圣经》翻译研究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专著、译著、编著与论文,主要有:海恩波 Marshall Broomhall,《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The Bible in China],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 译(香港 [Hong Kong]:国际圣经协会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2000),英文版参见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4); 尤思德 Jost Oliver Zetzsche,《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 译(香港 [Hong Kong]:国际圣经协会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2002); 伊爱莲 Irene Eber,《圣经与近代中国》[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 编译(香港 [Hong Kong]: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 Limited],2003); 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圣言千载:圣经流传的故事》[Book of Thousands Year: Stories of Bible Transmission](香港 [Hong Kong]:基道出版社 [Logos Publisher],2011); 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天主教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和版本》[The History and Editions of Catholic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s],于《天主教研究学报》[Hong Kong Journal of Catholic Studies],2011 年第 2 期 [2011, Issue 2],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编,11—44; 湛约翰 John Chalmers 等译,《遗珠拾穗:清末民初基督新教圣经选辑》[Gleaning in the Undiscovered Talent: Selections of the Protestant Bibl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 编注(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橄榄出版社 [Olive Press Publishing],2014); 蔡锦图 Daniel Kam-to Choi,《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The Bible in China: With a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Bible](香港 [Hong Kong]:道风书社 [The Logos and Pneuma Press],2018)。



众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从一点来看,该书较为合理的书名应当是“圣经在中国:以汉语及其方言为中心,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圣经翻译”。

造成文不切题的主要原因是《圣经在中国》对“中国”与“圣经”两个关键词没有给出精准的界定。正如书名所显明的,《圣经在中国》的研究视野理当聚焦在“中国”“圣经”的翻译上。但是,在历史与现实中,“中国”一词的内涵与外延颇为变动不定。笔者认为“中国”一词在地缘政治的空间层面上,指现今作为现代民族一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领海与领空,即中国内地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就时间而言,凡是在此地理范围内从唐代景教(635)至《圣经在中国》付梓(2018)翻译出的《圣经》,均在全书收集、整理与研究范围之内。在此时空之内,“圣经”一词指的不仅是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使用的《圣经》正典,也指在华犹太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包括景教、罗马天主教)使用的《圣经》正典。但是,《圣经在中国》对从唐代至21世纪的在华犹太教未置一词,对中原之外的景教忽略不计。由此,《圣经在中国》出现明显的文不对题现象。

笔者认为,全书若以“圣经在中国:以汉语及其方言为中心,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圣经翻译”为题,可保持全书现有结构,但是仍有均衡不足之遗憾;若进一步改为“圣经在中国:汉语译本、少数民族语言译本及其他”则可以让主标题与副标题契合。若如此,只需将“附录”转化为正文即可。但是,因着全球化之便利,中国与世界各地华人基督徒之间的互动密切,这带来的一个重要且尚未引起注意的现象:一批海外华人翻译、使用的译本也流传到中国,而当代在华外籍人士群体(非个人意义上)使用不同语种的《圣经》译本,例如当代犹太社团(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湾五大犹太社团)除了希伯来文《圣经》之外也使用英文等译本,在华非洲基督徒会使用自己母语的《圣经》译本;又因着历史原因,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翻译、流通《圣经》译本上也与内地不同,例如香港大量使用的英文译本,澳门的葡萄牙文译本,以及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译本、荷兰文译本等;由于同文同种,中国朝鲜族基督徒会使用不同、多数由韩国出版的朝鲜文/汉文《圣经》译本。为此,笔者特别提出建构“中华《圣经》译本体系”的设想,即将“《圣经》译本”与“中华”关联起来。“中华”一词,一方面指包括现今作为现代民族一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中国内地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另一方面也包括全球海外华人所处地区。凡是在此地理范围内翻译、出版或流通的《圣经》译本,只要在翻译、出版或流通上具备一个条件,均应处于中华《圣经》译本体系收集、整理与研究范围之内。以此为视角,笔者以《圣经在中国》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提出十二个方面的修改、补充建议,以期可以获得一幅初步的“中华《圣经》译本体系”框架图。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一、“上青云而载真经”^①的景教《圣经》翻译

景教作为聂斯托利派在华的一支,在华前后流传约七个世纪(635年至14世纪末)之久,直至蒙元时期退出历史舞台而消亡于中土。景教使用的是该教派通用的叙利亚文《圣经》,即“培熹托译本”(Peshitta,又译“别西大译本”),或“通俗叙利亚文译本”(Syriac Peshitta)。Peshitta,意为“简单”“通用”,是故,该译本又名“简明本”,是150—250年完成的叙利亚文标准译本。不过,“培熹托译本”之名直至9世纪才出现。根据考古发现,景教叙利亚文《圣经》至今尚保留若干残片,例如,1986—1990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残片包括:《诗篇》15:2—4a,17:1—4,21:2—5,23:1—4,24:1—5,28:1—5^②;《加拉太书》3:7b—10a^③。这些残片成为基督教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留下《圣经》翻译记录的珍贵文献。^④

在700年的历史长河中,景教不仅在汉族地区传经与译经,自唐武宗灭佛波及景教之后,尽管在中原地区景教踪迹暂时消失,但是,在现代中国边疆地区发现的考古文献证明:景教曾将《圣经》译为其他民族文字,其中包括新疆吐鲁番发现的粟特文《诗篇》以及部分《新约》经卷译文^⑤、巴列维文《诗篇》^⑥、新波斯文《诗篇》残卷^⑦、

① 翁绍军 Weng Shaojun 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Sino-Nestorian Documents: Commentary and Exegesis](香港[Hong Kong]:道风书社[Logos and Pneuma Press],1995),54。另有简体版,翁绍军 Weng Shaojun 注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Sino-Nestorian Documents: Commentary and Exegesis](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② 牛汝极 Niu Ruji,《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The Cross-Lotus: A Study on Nestorian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from Yuan Dynasty in China](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08),50—56。该书另外有法文版,牛汝极 Niu Ruji,《十字莲花:中国出土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公元13—14世纪)》[La Croix-Lotus: Inscriptions et Manuscrits Nestoriens en écriture Syriacque Découverts en Chine (XIIIe-XIVe Siècl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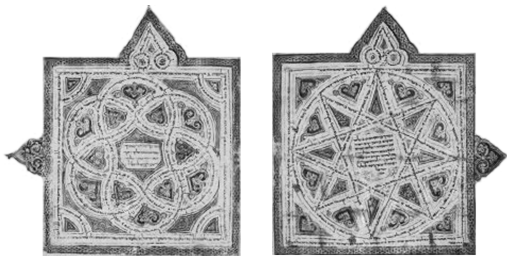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③ 牛汝极 Niu Ruji,《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44。

④ Pier Giorgio Borbone,“Peshitta Psalm 34:6 from Syria to China,” in *Text, Translation, and Tradition: Studies on the Peshitta and Its Use in the Syriac Tradition Presented to Konrad D. Jen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y-Fifth Birthday*, eds. W. Th. Van Peursen and R. B. Ter Haar Romne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6), 1-10.

⑤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215。

⑥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216。

⑦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217。



中古波斯文《诗篇》残卷^①等。

二、在华犹太教的“道经”及其翻译

《圣经在中国》不仅未在“附录一”和“附录二”中提及上述景教译经,而且对约从唐代至今在华犹太教《圣经》及其翻译完全忽略。犹太教的《圣经》正典希伯来《圣经》约在唐代传入中国,直到 21 世纪初或断或续存在近 1300 年。由于希伯来《圣经》构成基督教《旧约》的主要部分或全部,讨论希伯来《圣经》在华传播与翻译的历史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实际上,明清传教士在文献中的记述表明,以河南开封犹太人为代表的在华犹太人尊经设堂。开封犹太人曾建立“礼拜寺”即犹太会堂,拥有自己的掌教即“拉比”。犹太会堂中有《托拉》即《摩西五经》卷轴,抄写在羊皮纸上,使用的是希伯来文辅音字母,没有马索拉学者创制的希伯来文元音符号。此部《托拉》自四五百年前传承至明末。开封犹太人称《托拉》为“大经”或“道经”。由此可见,直至明末,在华犹太人一直使用非马索拉文本的《摩西五经》。除此之外,开封犹太人还另外收藏有“散经”或“方经”。开封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文有 27 个字母,通常用的只有其中的 22 个字母,另外 5 个是变体字母。每逢安息日,开封犹太人诵读“大经”中的一段,每年将分为 53 段的整部《托拉》诵读完毕。按照现在通用的希伯来文经文划分法,全部《托拉》可划分为 54 个部分。但是,来自波斯的《托拉》则被分为 53 个部分。可能的情况是,52 个部分用于一年 52 个七天一个周期的安息日,余下的最后一个部分即《申命记》第 33—34 章用于庆祝《托拉》诵读完毕节(Shemini Atzereth, SImchuth Torah)。② 诵经人将《托拉》卷轴置于犹太会堂正中间的摩西“宝座”即读经台上,有一位“提词人”站立旁边;再往下几步,另有一位“满喇”(Mullah),即帮助提词人矫正错误的人。摩西宝座后面供有“万岁牌”,上书当时皇上的名字。在万岁牌上悬有希伯来文金字匾额:“义撒尔,听哉!我等之主耶和華為独一无二的主,福哉其名,荣哉其鉴,临于永远。”其中的“撒尔,听哉!我等之主耶和華為独一无二的主”取自《申命记》第 6 章第 4 节,按照希伯来《圣经》可以这样翻译:“以色列,听!雅威是我们的神,雅威是一。”此即犹太教

① 陈怀宇 Chen Huaiyu,《高昌回鹘景教研究》[Studies on the Luminous Religion of Qocho-Uighur],收录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 [Journal of the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Vol. 4)],季羨林 Ji Xianlin 主编(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9),179—180,181—182。

② 江文汉 Jiang Wenhan,《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Ancient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the Jews of Kaifeng](北京[Beijing]:知识出版社[Knowledge Publishing House],1982),18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最富盛名的祷告词“诗玛篇”(Shema)中的一部分。自清朝雍正皇帝下令禁止罗马天主教传教之后,开封犹太人多称自己的宗教为“一赐乐业教”或“教经教”。教外人士以贬义称之为“挑筋教”,即不吃可食动物的腿筋的宗教。掌教头戴蓝帽,用以区别头戴白帽的穆斯林,因此开封犹太人也被称为“蓝帽回回”。^①

最早有关在华犹太教所使用希伯来《圣经》的记述来自明清的碑刻。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所立的石碑,正面为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记》。此碑被称为“弘治碑”。明正德七年(1512)所立的石碑碑记为《尊崇道经寺记》。此碑被称为“正德碑”。两碑提及的“清真寺”“尊崇道经寺”指的是犹太会堂。《重建清真寺记》记述:“……正教祖师乜撮[摩西],……求经于昔那山[西奈山]顶,入斋四十昼夜,去其嗜欲,亡绝寝膳,诚意祈祷,虔心感于天心,正经一部,五十三卷,有自来矣。”^②《尊崇道经寺记》记述:“至于一赐乐业教,……有经传焉。道经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口。”^③此两处碑记提及的“正经”“道经”就是《摩西五经》或《托拉》,源自摩西在西奈山获得的神启,可以分为53个部分。清康熙二年(1663)所立的石碑,现已遗落,碑文《重建清真寺记》拓本存留。此碑被称为“康熙二年碑”。“康熙二年碑”的《重建清真寺记》记述:“圣祖[摩西]斋戒尽诚,默通帝心,从形声俱泯之中,独会精微之原,遂著经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简,可知可能,教人为善,戒人为恶。孝弟忠信本之心,仁义礼智原于性。天地万物,纲常伦纪,经之大纲也;动静作息,日用饮食,经之条目也。”^④就开封犹太会堂,“康熙二年碑”的《重建清真寺记》记述:“殿中藏道经一十三部,方经、散经各数十册。”^⑤由此来看,开封犹太人不仅有“正经”“道经”,即《摩西五经》,另外还有“方经”与“散经”。江文汉(1908—1984)认为,“方经”系方形,内容为《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或分册。“散经”的内容包括教律、礼仪、祈祷文以及犹太年表、日历、节令、开封犹太人谱牒等。^⑥荣振华(Joseph Dehergne, 1903—1990)、李渡南(Donald Daniel Leslis, 1922—2020)考订认为,开封犹太人掌握的经书分为四类:第一,《经》或《大经》,即《摩西五经》;第二,《散作》,即基督教《旧约》分类中的历史书,包括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经卷;第三,《礼拜书》,即犹太会堂或

①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157—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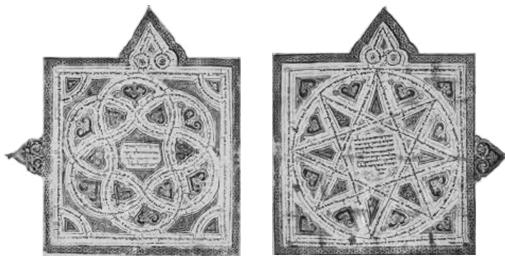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李景文 Li Jinwen 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教: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Ancient Kaifeng Jews: Selected Chinese Document and Studies](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21。

③ 李景文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教: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24。

④ 李景文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教: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38。

⑤ 李景文等编校,《古代开封犹太教:中文文献辑要与研究》,39。

⑥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183。



“清真寺”中举行礼拜仪式时诵读的主祈经；第四，《哈费他拉》(Haftarah,《圣经》),即希伯来《圣经》中的先知书辑录。^①通常,《哈费他拉》与分为53个部分的《摩西五经》相对应,也分为53个部分。从这些研究来看,开封犹太人使用希伯来《圣经》中的《摩西五经》或《托拉》、先知书和圣著,但尚未拥有足本希伯来《圣经》。

至今,尚无资料证明从唐代至今的在华犹太人将希伯来《圣经》或其中的前五卷译为中文或其他语言。上文提及的希伯来文金字匾额“义撒尔,听哉!我等之主耶和華為独一的主,福哉其名,荣哉其鉴,临于永远”,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能觅得的唯一的犹太教中文《圣经》翻译资料。但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犹太人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建立犹太会堂。由此可以推断,当代中国的犹太人会使用希伯来《圣经》、《托拉》的原文或英译本等。近期中国印刷出版了犹太版《圣经》。^②其中的《旧约》按照希伯来《圣经》分类,分为三个部分:《托拉》即《摩西五经》、先知书、圣著。《新约》经目数以及排序与基督教相同。《旧约》,被称为“前弥赛亚经”;《新约》,被称为“弥赛亚经”。

三、作为一种宗教的基督教与中文《圣经》翻译

《圣经在中国》在正文编排上,先从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入手,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 中国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第二部 中国新教教会”,然后对中国基督教三大宗派所从事的中文《圣经》译本按照年代先后作具体的铺陈。全书涉及的“基督教”(Christianity),理论上涵盖罗马天主教/公教(Catholicism)、东正教/正教(Orthodox)、新教(Protestantism)及其他宗派(denomination)教派(sect)、膜拜团体(cult)等。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新教”也被称为“基督教”。而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含义的“基督教”:广义上的基督教,主要由上述三大宗派构成;狭义上的基督教。天主教除了罗马天主教/公教之外,另外有坚持“三自”(自传、自治、自养)原则的“中国天主教”,因此,“天主教”包括两种类型:其一,以圣统制为建制的罗马天主教或公教;其二,以中国1958年建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为建制的中国天主教。《圣经在中国》未对两种天主教作出明确区分。依次标准来看,《圣经在中国》将耶和華见证会的“中文新世界译本”

^① 荣振华 Joseph Dehergne、李渡南 Donald Daniel Leslie 等编著,《中国的犹太人》[Juifs de Chine], 耿昇 Geng Sheng 译(郑州[Zhengzhou]:大象出版社[Elephant Press],2005),17—18。

^② *The Scriptures* (Northriding, South Africa:Institute for Scripture Research,2012)。该英文版《圣经》由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承印,仅供出口。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排除在外。“中文新世界译本”译自英语《圣经：新世界译本》1984年修订版。2001年，新世界圣经翻译委员会翻译的中文《圣经：新世界译本》，由耶和華见证会的宾夕法尼亚守望楼圣书协会(Watch 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Pennsylvania)出版，在日本印刷。^①

四、中文《圣经》翻译与汉语语体

《圣经在中国》中的“第一部 中国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第二部 中国新教教会”在中文《圣经》译本语体划分上出现明显的不对称。“第二部 中国新教教会”将中文语体分为汉语与汉语方言，在汉语中又下分为“文言”（“深文理”）、“浅文言”以及“官话/国语/普通话”三种，而“第一部 中国天主教会和正教会”则按照年代先后介绍，并未按照第二部划分方法作出细化。因此，《圣经在中国》在正文两大组成部分之间出现前后标准不一现象。笔者按照上述天主教两种类型以及三种汉语语体，另外补充中国天主教修女卢树馨完成的单行本《圣经》译本，重新编辑《圣经在中国》“第一部 中国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目录，从而使全书两大主体部分保持语体分类一致。

第一部 罗马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和正教会

1 罗马天主教会

导言 罗马天主教会的中文圣经

1.1 文言

1.1.1 白日升

1.1.2 殷弘绪

1.1.3 李问渔

1.1.4 德如瑟

1.1.5 马相伯

1.1.6 何雷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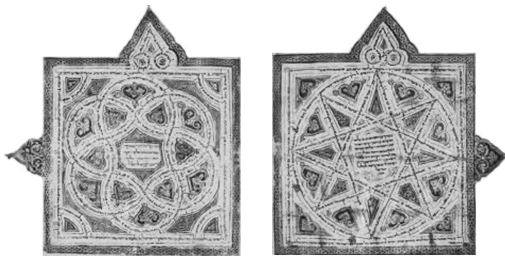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1.1.7 卜士杰

1.1.8 吴经熊

1.1.9 郭先广

1.2 官话/国语/普通话

^① *The Holy Scriptures: New World Translation* (Brooklyn, New York: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2007).



- 1.2.1 贺清泰
- 1.2.2 沈则宽
- 1.2.3 萧静山
- 1.2.4 萧舜华、李山甫、申自天和狄守仁
- 1.2.5 上海耶稣会徐汇总修院
- 1.2.6 思高圣经
- 1.2.7 郭先广
- 1.2.8 牧灵圣经
- 1.2.9 偕主读经 乐仁译本
- 1.3 方言
 - 1.3.1 高陈台湾白话圣经译本
- 1.4 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合一译经
 - 1.4.1 共同圣经

2 中国天主教会

导言 中国天主教会的中文圣经

- 2.1 佘山修院
- 2.2 卢树馨

3 正教会

导言 正教会的中文圣经

- 3.1 文言
 - 3.1.1 固里·卡尔波夫
 - 3.1.2 弗拉维昂·高连茨基
 - 3.1.3 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
- 3.2 官话
 - 3.2.1 英诺肯提乙(费古洛夫斯基)

五、新教中文《圣经》译本校勘

《圣经在中国》在新教中文《圣经》译本上出现一个归类错误。《圣经在中国》的“3.22 世界圣经翻译中心”“3.25 中国国内译本”分别推介出两种中文《圣经》。实际上,这是同一部“普通话本”。第一部足本普通话《圣经》译本“普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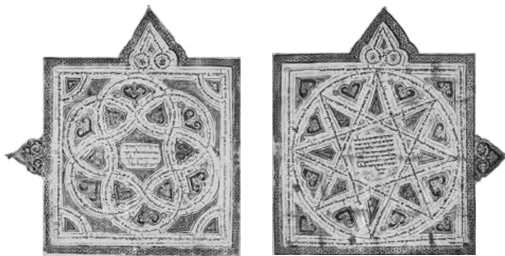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本”到 21 世纪初才面世。2000 年 4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世界圣经翻译中心 (World Bible Translation Center, 简称 WBTC) 翻译、出版了《圣经:普通话本》。“普通话本”是一部足本中文《圣经》译本,是第一部以“普通话”命名的中译本。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世界圣经翻译中心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翻译并出版的“易读译本”(Easy-to-Read Version)。“易读译本”拥有多种语种译本,诸如“英文易读译本”“阿拉伯文易读译本”“韩文易读译本”“中文易读译本”等。其中的“中文易读译本”即“普通话本”。

新教中文《圣经》翻译史上书名最为多样的非“当代圣经”莫属。这也必然让读者与研究者感到混乱不清。《圣经在中国》对此未能给予清晰的梳理。笔者根据自己收藏的纸质版《圣经》,考证如下。1968 年,英文《当代圣经》由国际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承担翻译和出版工作。1973 年,《当代圣经》中的单行本中译本《约翰福音》由国际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出版,由张慕皑(1941—2017)担任翻译委员会主席。1974 年,《当代圣经》中译本取名《当代福音》即《新约》,由国际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出版。1975 年,《当代圣经》中译本取名《今日佳音: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由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翻译、出版,由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协会发行。1976 年,《当代圣经》中译本取名《最伟大的是爱: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由国际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出版,中国家庭圣经联盟发行。1976 年,《最伟大的是爱: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由意译本圣经会翻译,由台北活石出版社出版,委托中国家庭圣经联盟发行。1981 年,《当代圣经》中译本《今日圣经:中文意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由意译本圣经会翻译、出版,由财团法人基督教中国主日学协会发行。《当代圣经》中译本定名为《当代圣经》,出版于 1979 年。1981 年,国际新力出版社香港办事处以《当代福音》之名发行“中文意译本”《圣经》全书的简体字版本。1987 年,当代圣经出版社成立,取代前出版社。1992 年,当代圣经出版社与国际圣经协会合并成立国际圣经协会。1997 年 7 月,李金好、向垒、邢飴编校的《立足点——圣经经卷选读》,由国际圣经协会出版,经文采用《当代圣经》(修订本),故可称为“当代圣经修订版”。2003 年,国际圣经协会又更名为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1 世纪初,英文《当代圣经》改名为“英文新普及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于 2006 年翻译、出版《圣经:新约全书新普及译本》;2012 年出版《圣经:新普及译本》。由此可见,“中文意译本”,也可称为“当代圣经译本”,已经有“当代圣经修订版”,最新的名称是“中文新普及译本”(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CNLT)。由此来看,《当代圣经》的中文译本名称包括:“中文意译本”^①、“当代圣经译本”^②、“当代圣经修订本”^③和“中文新普及译本”。因此,《圣经在中国》需要在“3.17 当代圣经”“3.21 新普及译本”之外,另外单独介绍其他两种译本。

六、新教中文《圣经》译本补缺

《圣经在中国》在新教中文《圣经》翻译上需要补充大量材料。笔者根据自己的收藏与研究,对该书中遗漏的版本与书目增补如下。

(一)文理译本(2种)

1. 伯德令译本

匈牙利籍犹太人伯德令(Bernát Bettelheim, Bernard Jean Bettelheim, バーナード・ジャン・ベッテルハイム, 1811—1870)改宗新教之后,携妻至日本冲绳传教,留下手抄本《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伯德令译本”^④是深文理与日文对照译本,20世纪晚期被学术界发现,1997年在日本正式出版。

① 就“中文意译本”(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笔者收藏的主要版本有:《最伟大的是爱: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The Greatest is Love: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香港[Hong Kong]:新力出版社[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 1976);《今日佳音: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Today's Good News: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香港[Hong Kong]:新力出版社[Living Bible International], 1975);《今日圣经:中文意译本新旧约全书》[Today's Bible: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of 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意译本圣经会[The Bible Society of 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 1981);《最伟大的是爱:中文圣经意译本新约全书》[The Greatest is Love: The New Testament of the Living Bible Paraphrased](台北[Taipei]:活石出版社[Living Stone Publisher], 1976)。“意译本圣经会”的地址不详。

② 笔者收藏的纸质本“当代圣经译本”有:《当代圣经:献给真理的追求者》(香港[Hong Kong]:亚洲归主协会中国圣经出版社[Chinese Bible Press & Chinese Bible Press of Asian Outreach], 1979);《当代喜讯》(简体字,红皮,配有插图,出版时间与机构不详);《圣经:当代圣经版》(上帝版,简体,横排,出版时间与机构不详)。

③ 李金好 Li Jinhao、向垒 Xiang Lei、邢怡 Xin Yi 编校,《立足点——圣经经卷选读》[Standpoint: Selected Books from Bible](香港[Hong Kong]:国际圣经协会[Biblica Inc.], 1997)。经文采用《当代圣经》(修订本)。

④ 伯德令 Bernát Bettelheim 译,《马太传福音书》[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马可传福音书》[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rk](东京[Tokyo]:株式会社新教出版社[Shinkyō Publishing Co., Ltd], 1979),书末附有《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解说》,作者为海老沢有道、新见宏、照屋善彦。和綴二册,限定 300 部。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2. 杜步西译本

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杜步西(Hampden Coit DuBose, 1845—1910), 1909年分别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旧约箴言注释》^①, 由中国圣教会出版铅印本《旧约士师记注释》。“杜步西译本”还散见于他用中文撰写的讲道稿中。

(二) 国语/普通话译本(13种)

1. 直译本

1922年, 北京新旧库翻译并出版《马太福音》^②, 被称为“直译本”。

2. 罗马书国语译本

1922年, 北京新旧库翻译并出版《国语译本罗马人书》^③, 此即“罗马书国语译本”。

3. 宋华忠译本

1966年12月, 宋华忠将 D. N. Steele 与 C. C. Thomas 原著的《罗马人书浅释》^④即《罗马书》注释译为中文, 由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出版; 1985年10月, 再版。“宋华忠译本”只见《罗马书》, 未译其他经卷。

4. “当代译本”与“当代译本修订版”^⑤

20世纪初, “当代译本”由国际圣经协会(Biblica Inc.) 翻译并出版。2010年, 《圣经: 当代译本·修订版》由国际圣经协会出版。2016年, 圣经资源中心出版, 华宣出版有限公司发行《当代译本圣经》。2016年1月,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取自“当代译本”的《圣经阅读指南: 新约》。“当代译本”“当代译本修订版”以当代通行的汉语译经, 注重浅白、通俗与流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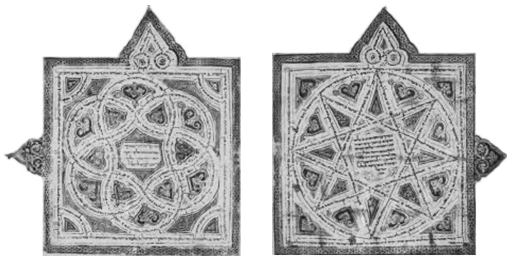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① 苏州杜步西 H. C. DuBose 注, 《旧约箴言注释》[Old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roverbs](上海[Shanghai]: 中国圣教会[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9)。

② 陸亨理 Heinrich Ruck 译, 《马太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北京[Peking]: 新旧库[The Bible Treasury], 1922), 收录于《新约圣经——六合一译本》[New Testament Bible (6 in 1 Version)](香港[Hong Kong]: 拾珍出版社[Found Treasure Publications], 2007), 1593—1626。

③ 新旧库 The Bible Treasury 译, 《国语译本罗马人书》[Romans in Mandarin Version](北京[Beijing]: 新旧库[The Bible Treasury], 1922), 收录于《新约圣经——六合一译本》, 1762—1802。

④ 斯大卫 D. N. Steele、陀马思 C. C. Thomas: 《罗马人书浅释》[Romans: An Interpretive Outline], 宋华忠 Song Huazhong 译(台北[Taipei]: 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1966), 收录于《新约圣经——六合一译本》, 1762—1802。

⑤ 笔者收藏的主要译本有: 《圣经: 当代译本·修订版》(科泉市[Colorado Springs]: 国际圣经协会[Biblica Inc.], 2010); 《当代译本圣经》(香港[Hong Kong]: 圣经资源中心[Bible Resource Center Press], 2016); 杨腓力 Philip Yancey、蒂姆·斯塔福 Tim Stafford, 《圣经阅读指南: 新约》[The Student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The New Testament], 美国 Biblica 中文翻译部 Agenc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iblica in USA 译(上海[Shanghai]: 同济大学出版社[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6)。



5.三自四人小组译本

2007年12月,周行义、王建德、祁绍奚、周忠益等四人编著《汉希(词号、语法)英逐字五对照新约圣经》^①,由上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部发行。为了与罗马天主教的“四人小组译本”即《圣经在中国》“1.11 萧舜华、李山甫、申自天和狄守仁”,以及新教传教士的“四人小组译本”即《圣经在中国》“1.3 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和马儒翰”相区别,笔者因此《新约》中文译本的译者均出自中国基督教两会,故称之为“三自四人小组译本”。

6.天经汉译本

2010年7月,维吾尔文《圣经》译本即《天经》(*Al-Kitab Al-Muqadas Bible*)^②的中译本,由香港新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采用《天经》为书名。“维吾尔文天经汉译本”将“耶和华神”译为“主安拉”。

7.祁绍奚译本

2011年9月,参与上述“三自四人小组译本”的祁绍奚另外独立编译《逐字对译新约:汉语逐字对照译文》^③,由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部发行。“祁绍奚译本”只有《新约》。

8.新和合研读译本

2011年1月,李广译注的《新约:新和合研读译本(研读本)》^④,由香港圣经资源中心出版。2012年7月,李广编译的《新约新和合译本: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⑤,由香港圣经资源中心出版。“新和合研读译本”由李广独立完成,故称“李广译本”;只限于《新约》和部分《旧约》,是对“国语和合译本”的修订,因此自称为“新和合研读译本”。

① 周行义 Zhou Xingyi、王建德 Wang Jiande、祁绍奚 Qi Shaoxi、周忠益 Zhou Zhongyi 编著,《汉希(词号、语法)英逐字五对照新约圣经》[Chinese-Grace (Syntax & Grammar)-English Interlinear New Testament with Five Editions](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2007)。

② 《天经》[*Al-Kitab Al-Muqadas Bible*](香港[Hong Kong]:新桥出版有限公司[New Bridge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2010)。该译本为真主、简体版(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横排。

③ 祁绍奚 Qi Shaoxi 编译,《逐字对译新约:汉语逐字对照译文》[New Testament: A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of Chinese](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2011)。

④ 李广 Li Guang 译注,《新约:新和合研读译本(研读本)》[New Testament: New Union Version for Studies (StudiesEdition)](香港[Hong Kong]:圣经资源中心[Bible Resource Center Press],2011)。

⑤ 李广 Li Guang 编译,《新约新和合译本:附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New Testament of New Union Version: with Job, Psalms, Proverbs, Ecclesiastes & Song of Songs](香港[Hong Kong]:圣经资源中心[Bible Resource Center Press],201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9. 英王钦定本中译本

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斯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也称“英王钦定本”,2015年由两个华人译经团队译为中文。2015年,美国圣经信徒协会(Bible Believers of Washington)翻译、出版《圣经:中英英王钦定本》^①。笔者将此中文译本取名为“英王钦定本中译本”。

10. 英皇钦定本译本

2015年2月,天上之声编译组翻译并出版《圣经:英皇钦定本》^②。笔者将此中文译本取名为“英皇钦定本中译本”,与上文提及的由海外华人翻译并出版的“英王钦定本中译本”作出区别。

11. 张伯琦译本

2017年,张伯琦独立编译完成的《新旧约圣经原文编号逐字中译(读经工具书)》^③,由上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张伯琦译本”采取原文逐字译经。

12. 王汉川译本^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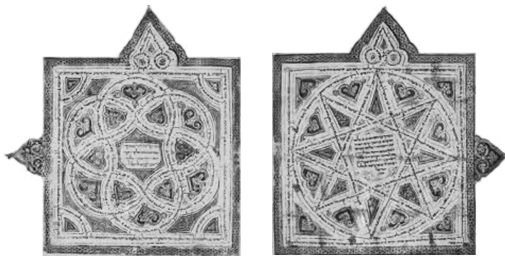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王汉川(1950—)自21世纪之初,凭借一己之力不断推出自己的中文《圣经》翻译作品,至2017年,已经完成并出版《旧约》中的《创世记》(2005)、《出埃及记》

① 《圣经:中英英王钦定本》[The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in Chinese & English](布莱恩[Blaine, WA]:圣经信徒协会[Bible Believers of Washington],2015)。

② 《圣经:英皇钦定本》[The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天上之声编译组 Edition & Translation Team of the Heavenly Voice 翻译、出版,2015年2月。“天上之声编译组”具体信息不详。

③ 张伯琦 Zhang Boqi 编译,《新旧约圣经原文编号逐字中译(读经工具书)》[Strong's Concordance Number of Literal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The Tool for Biblical Studies)](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2017)。

④ 已经出版的王汉川的译本包括:生命树书系之三,《创世之光:〈摩西史诗——创世记〉鉴赏指南》[The Light of Creation: An Appreciation Guide to “The Epic of Moses — Genesis”](北京[Beijing]: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2005);生命树书系之四,《生命之光:〈约翰福音〉鉴赏指南》[The Light of Life: An Appreciation Guide to “John”](北京[Beijing]: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2005);生命树书系之五,《自由与律法之光:摩西史诗(出埃及记)鉴赏》[The Light of Freedom and Law: An Appreciation Guide to “The Epic of Moses — Exodus”](北京[Beijing]: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2006);生命树书系之六,《保罗书信:保罗生平 and 书信鉴赏(上·下卷)》[No.6 the Tree of Life Series, The Pauline Epistles: An Appreciation Guide to the Life and Epistles of Paul(in 2 Volumes)](北京[Beijing]: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2008);生命树书系之八,《心灵牧歌:〈四福音书〉鉴赏大全》[Pastoral Song of the Soul: An Encyclopedic Appreci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北京[Beijing]: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2010);《心灵牧歌:〈四福音书〉鉴赏大全》(上、中、下)[Pastoral Song of the Soul: an Encyclopedic Appreci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in 3 Volumes)](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7)。



(2006),以及《新约》中的四福音书(2010、2017)和保罗书信(2008)。全部《新旧约全书》有待进一步推出。

13.禧年本^①

最新的中文《圣经》译本是“禧年本”。2018年3月,美国的禧年本译经委员会出版《圣经: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2018年11月,出版《圣经: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标注译者为戴职中。“禧年本”尚未完成全部的《旧约》和《新约》,译经计划还在进行之中。

七、汉语方言译本分类与补遗

《圣经在中国》按照清末传教士的研究成果而非现代学术标准对汉语方言分类。笔者认为,采取传教士学术研究与现代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给汉语方言分类将更加全面与准确,由此将汉语方言分为七种。

第一种是官话方言,有“南京官话译本”“山东话译本”“天津话译本”“胶东话译本”“直隶话译本”等。

第二种是吴语系方言,包括“上海话译本”“苏州话译本”(Sooch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宁波话译本”(Ningpo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杭州话译本”(Hangch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金华话译本”(Kinhwa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台州话译本”(Taich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温州话译本”(Wench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无锡话译本”(Wuxi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等。

第三种是闽语系方言,包括“厦门话方言”(Amoy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福州话译本”(Fooch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汕头话译本”(Swat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潮州话译本”(Teoche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兴化话译本”(Hinghua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建阳话译本”(Kienyang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邵武话译本”(Shaowu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海南话译本”(Hainan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汀州话译本”(Tingchow Colloquial Version)等。

^① 戴职中 Dai Zhizhong 译,《圣经:创世记、出埃及记、民数记、申命记》(禧年本)[The Bible: Genesis, Exodus, Numbers, Deuteronomy, (The Jubilee Version)]2018年11月,美国印刷,ISBN-13: 978-1985690547, ISBN-10:1985690543,网址:www.xnben.org;《圣经: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禧年本)[The Bible: Psalms, Proverbs Ecclesiastes & Song of Songs, (The Jubilee Version)]2018年3月,美国印刷,ISBN-13:978-1983679674, ISBN-10:1983679674,网址:www.xnben.org。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第四种是赣语系方言,只有“建宁话译本”(Kianning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

第五种是客家话,其中有“客家话译本”(Hakka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五经富话译本”(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等。

第六种是广东地区方言即粤语,有“广州话译本”(Canton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三江话译本”(Sankiang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连州话译本”(Lenzhau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①

第七种是其他地区汉语方言,如湖北地区方言有“汉口话译本”(Hankow Dialect/Colloquial Version)。^②

新补充的汉语方言译本是由江苏无锡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在进行的“无锡话译本”。^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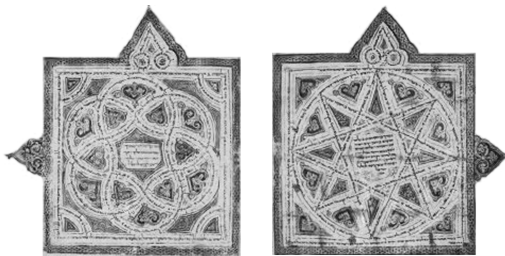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八、其他语种《圣经》翻译补遗

《圣经在中国》在“附录二 中国少数民族方言圣经略论”中的“七、其他语言译本”中,仅使用两小段提及阿拉伯文译本与朝鲜文或高丽文译本。在当代汉语语境中,中国有朝鲜族,其使用的语言与朝鲜文/高丽文/韩文相同,且韩国与中国尤其中国朝鲜族交往互动密切,因此朝鲜文/高丽文/韩文译本可归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译本之中。“附录二 中国少数民族方言圣经略论”之题目也欠准确,根据书中信息,应改为“附录二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圣经略论”。“七、其他语言译本”所指的“其他语言”,主要指除前文已经介绍过的汉语及其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之外使用的语言。但是,实际上,《圣经在中国》只在正文中提及英文以及在“七、其他语言译本”中提及阿拉伯文,除此之外所谓的“其他语言

① 2009年网络流传一则信息,粤语(Cantonese),俗称“广东话”,正式被联合国定义为工作语言,并且被认定为日常生活中主要运用的语言之一,仅次于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根据《联合国打击对粤语的虚假宣传》,刊于“语言杂志”(Language Magazine)网站(<https://www.languagemagazine.com/2019/10/11/un-combats-false-claims-on-cantonese/>),发布日期:2019年10月11日,引用日期:2022年2月1日,上述信息为误传。在中国以及联合国,粤语仍被归为汉语方言类。

② 关于汉语方言,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分类。本书参考游汝杰 You Rujie:《汉语方言学教程》(第二版)[The Textbook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Second Edition)](上海[Shanghai]:上海教育出版社[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6),229—230;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7、420—553。

③ 《马可福音:官话和合·无锡土白对照(试读本)》[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Mandarin Union Version · Wuxi Colloquial Version (Advance Reader Copy)](无锡[Wuxi]:无锡市基督教堂[The Church of Christ of Wuxi],2019),印数1—50册。非正式出版物,自行印刷,仅供交流使用。



译本”被大量遗漏。笔者认为,鉴于下文分析,“七、其他语言译本”应当另外归类,独立成章。

笔者认为《圣经在中国》大量遗漏“其他语言译本”,并建议将之收入独立章节,其中的理据有如下四点。其一,大量其他语言的《圣经》译本过去在华人世界中使用、流传。例如,前文述及景教的“通俗叙利亚文译本”即“培熹托译本”,元代罗马天主教携带进入中土的“通俗拉丁文译本”,即“武加大译本”,清代由俄罗斯东正教、英美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俄文译本以及各种英文译本。其二,荷兰、葡萄牙、英国、日本,以及1949年前传教士主要来源国中的其他欧美国家,将荷兰语、葡萄牙语、英语、日语以及其他欧美国家语言(如西班牙语、瑞典语、德语等)的《圣经》译本传入中国。其三,20世纪晚期,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人口组成以华人为主。除华人以外,香港还有菲律宾人,其次为南亚人、印尼人、泰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日本人和韩国人。澳门以华人主,另外有葡萄牙人(包括在澳门的土生葡萄牙人)、印尼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台湾等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都存在类似现象。非华人群体中的基督徒使用自己母语《圣经》译本。其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并逐步融入全球化浪潮,移民海外的华人在移民目标国会使用该国的《圣经》译本。例如,美国的华人广泛使用各种中英对照版的《圣经》译本。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德国、南非、巴西等国。

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圣经在中国》可以分四类推介“其他语言译本”。第一类为由中国内地南京爱德印制有限公司印刷并仅供出口的单语种外文《圣经》译本。特别从21世纪初开始,南京爱德印制有限公司承印大批海外《圣经》印刷订单,其种类与数量之多超乎想象。其中的英文译本至少包括:“国际儿童版圣经”(ICB)^①、“基督徒标准版圣经”(CSB)^②、“新国际读者译本”(NIRV)^③、“英王钦定

^① *The Holy Bibl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ible (ICB)*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05); *The Holy Bible,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Bible (ICB)*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10).

^② *The Holy Bible,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CSB), Military Bible* (Nashville, TN: Holman Bible Publishers, 2017); *The Holy Bible,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CSB), The Nurse's Bible* (Nashville, TN: Holman Bible Publishers, 2017).

^③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 (NIRV)* (Grand Rapids, MI: Zonderkidz, 2009);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 (NIRV)* (Grand Rapids, MI: Zonderkidz, 2018);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 (NIRV)* (Grand Rapids, MI: Zonderkidz, 2018); *The NIRV Adventure Bible for Early Readers, Revised,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 (NIRV)* (Grand Rapids, MI: Zonderkidz, 200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译本”(KJV)^①、“新美国标准圣经”(NASB)^②、“烈火译本”(TPT)^③。朝鲜文/韩文有“朝鲜文/韩文改译本”^④等。

第二种为中文与其他语种对照版或双排版译本,主要有:日文的“伯德令日文译本”^⑤、“日文新译本”^⑥,英文的“修订译本”(RV)^⑦、“修订标准译本/修订标准版”(RSV)^⑧、“新修订标准译本/新修订标准版”(NRSV)^⑨、“新英王钦定本”(NKJV)^⑩、

① *The KJV Cross Reference Study Bible* (Uhrichsville, Ohio: Barbour Publishing, Inc., 2016).

② *NASB Thinline Bible,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2).

③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he New Testament with Psalms, Proverbs and Song of Songs*, Second Edition (Savage, MN: Broad Street Publishing, 2018).

④ 《圣经》[The Bible], 朝鲜文/韩文(南京[Nanjing]: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 1989);《圣经》[The Bible], 朝鲜文/韩文(南京[Nanjing]: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 1996)。

⑤ 伯德令译,《马太传福音书》《马可传福音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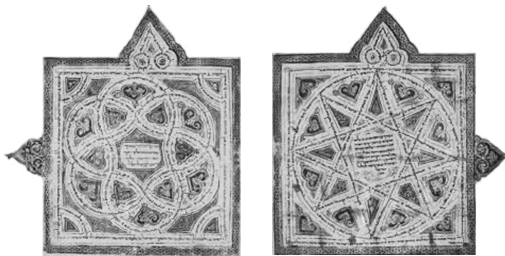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⑥ 《新约圣经日中对照:新改訳聖書/圣经新译本(简体·神字)》[The New Testamen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新改訳聖書/The Bible Chinese New Versio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Term God)], 横排,新改訳聖書/圣经,第三版,いのちのことば社(东京[Tokyo]:[生活之语出版社]Word of Life Press, 2005), 576。

⑦ 《马可福音(中西字)》[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in English and Mandarin](上海[Shanghai]: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33), 官话和合译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 RV);《新约全书(中西字)》[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Mandarin](上海[Shanghai]:中华圣经公会[China Bible House], 1942), 国语和合译本(Kuoyü Union Version)、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 RV);《新约圣经(中英文对照)》[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国际基甸会[The Gideons International], 1972), 国语和合译本(Kuoyü Union Version)、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 RV),

⑧ 《新约全书(中英文对照)》[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香港[Hong Kong]:香港圣经公会[Hong Kong Bible Society], 1986), 中文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修订标准译本/修订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⑨ 《圣经·新约全书——中英对照》[The Bible·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北京[Beijing]: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教务委员会[The Chinese Catholic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发行,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承印, 2008),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纪念版, 思高本/思高译本(Studium Biblicum Version)、新修订标准译本/新修订标准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RSV)。

⑩ 《圣经(新约全书)》[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国际基甸会总会印制, 2001), 新标点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 CUNP), 采用 1919 年版, 新英王钦定本(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圣经(新约全书)》[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 (国际基甸会总会印制, 2007), 新标点和合本(采用 1919 年版), 新英王钦定本(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



“新国际译本/新国际版”(NIV)^①、“现代英文译本”(TEV)^②、“当代英文译本”(CEV)^③、“英文标准译本”(ESV)^④、“新美国圣经”(NAB)^⑤、“世界圣经翻译中心英译本”(WBTC Bible)^⑥、“英文新普及译本”(NLT)^⑦、“英文意译本”

① 《圣经——中英对照(新译本·NIV)神字版》[The Bible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New Version · NIV), Term God](香港[Hong Kong]: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The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Ltd.],2006),新译本(Chinese New Version,CNV)、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新约圣经——中英对照(新译本·NIV)神字版》[The Bible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New Version · NIV), Term God](香港[Hong Kong]: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The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Ltd.],2006),2013年3月第九刷,新译本(Chinese New Version,CNV)、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NIV)。

② 《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台北[Taipei],1987),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TCV)、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TEV);《圣经:现代英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The Bible:Today's English Version · Today's Chinese Version](香港[Hong Kong]:联合圣经公会[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1992),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TEV)、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TCV);《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发行,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Nanjing Amity Printing Co., Ltd]承印),苏出准印JSE-0001169,出版时间不详,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TCV)、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TEV);《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香港[Hong Kong]:香港圣经公会[Hong Kong Bible Society],2004),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Today's Chinese Version,TCV, Revised Edition)、现代英文译本(Good News Translation)第二版,封面书名为《给旅客的佳音》(Good News for Visitors)。“现代英文译本”现在的英文名称是:Good News Translation (GNT),以前的名称是 Good News Bible(GNB)、Today's English Version(TEV)。

③ 《中英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新加坡[Singapore]:新加坡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y of Singapore],2005),新标点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with New Punctuation,CUNP)、当代英文译本(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CEV)。

④ 《圣经——中英对照(新译本·ESV)神字版》[The Bible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New Version · ESV), Term God](香港[Hong Kong]: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The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Ltd.],2003),新译本(Chinese New Version,CNV)、英文标准译本(English Standard Version,ESV)。

⑤ 《双语新约圣经》[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石家庄[Shijiazhuang]:河北信德社[Faith Press of Hebei],2014),思高译本(Studium Biblicum Version)、《新美国圣经》(*New American Bible*,NAB)。

⑥ 《新约(英汉对照)》[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普通话译本,世界圣经翻译中心(World Bible Translation Center,WBTC)英译本,2000年4月,ISBN1-885427-02-6。世界圣经翻译中心具体地址不详。

⑦ 《圣经——中英对照(新普及译本·NLT)》[The Bible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 NLT)](香港[Hong Kong]:香港圣经协会有限公司[Bible Society Ltd.],2012),中文新普及译本(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CNLT)、英文新普及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NLT)。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ELB)^①、“信息本”(The Message)^②、“新耶路撒冷圣经译本”(NJBV)^③，西班牙文的“西班牙文新国际版”(NVI)^④、“1995年版雷纳—瓦雷拉译本”(Reina-Valera 1995)^⑤，葡萄牙文的“葡萄牙文修订本”(RA)^⑥，印尼文的“现代印尼文译本”^⑦。

第三种为三排版中的其他语种《圣经》译本。其中有：“现代越南文译本”、“越南汉喃文译本”^⑧、“荷兰文译本”^⑨。

第四种为四排版中的其他语种《圣经》译本，包括：通俗拉丁文的“武加大译

① 《当代福音》[Chinese/English Living New Testament] (诺克斯维尔, 田纳西州[Knoville, TN]: 种植者出版社[The Planters], 1987), 中文意译本(Chinese Living Bible, CLB)、英文意译本(English Living Bible, ELB)。

② 《信息本圣经》[The Message] (台北[Taipei]: 圣经资源中心[Bible Resource Center Press], 2010), 新标点和合本、信息本圣经(The Message)。

③ 《新约全集(英汉对照)》[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上海[Shanghai]: 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Light Start Press/Guangqi Association of the Catholic Shanghai Diocese], 2000), 佘山修院译本、《新耶路撒冷圣经》(The New Jerusalem Bible, NJB)。笔者将此命名为“新耶路撒冷圣经译本”(The New Jerusalem Bible Version, NJBV)。

④ 《圣经——中西对照(和合本、新国际版)》[The Bible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Chinese Union Version & Nueva Version Internacional)] (香港[Hong Kong]: 香港圣经协会有限公司[Bible Society Ltd.], 2008), 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西班牙文新国际版(Nueva Version Internacional, NVI), 轻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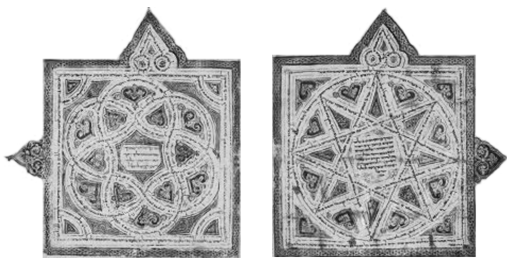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⑤ 《新约:附诗篇——中文-西班牙文对照》[The New Testament: with Psalms & Proverbs in Chinese and Spanish], 和合本修订版(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RCUV), 1995年版雷纳—瓦雷拉译本(Reina-Valera 95, RV 95), 联合圣经公会, 香港印刷, ISBN 978-1-59877-229-6, 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诗篇”, 即《诗篇》《箴言》。

⑥ 《新约全书:附诗篇》[The New Testament: with Psalms & Proverbs] (巴鲁埃里[Barueri]: 巴西圣经公会[Sociedade Biblica do Brasil], 2010), 和合本修订版(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 RCUV)、葡萄牙文修订本(Almeida Revista e Atualisada, RA)。

⑦ 《圣经:现代印尼文和现代中文译本》[ALKITAB: dalam Bahasa Indonesia dan Bahasa Cina Sehari-hari] (雅加达[Jakarta]: 印度尼西亚圣经公会[The Bible Society of Republic of Indonesia], 2002), 现代中文译本(Today's Chinese Version, TCV)、现代印尼文(Diglot Bible in Today's Indonesian Version)。

⑧ 《汉喃圣经》[The Bible in Hân Nôm], 收录《雅歌》《箴言》《创世记》《诗篇》《马太福音》等, 中-越对照译本, 《奉天》学术迦南(陈雅灵, 1955)汉喃习得专辑, 《奉天》诗刊社, 2019年, 国际刊号为ISSN 1321-3622。为“现代越南文译本”“国语和合译本”“越南汉喃文译本”三种译本对照排版。

⑨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h*, Edited from Gravius's Edition of 1661, by Rev. WM. Campbell, M.R.A.S.,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Taiwanfoo,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6. 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 607。



本”，以及英文的“世界英文圣经”(WEB)^①、“新英文译本圣经”(NET Bible)^②。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圣经在中国》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华人英文《圣经》译本。1936年，著名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的多位学者出版了中英对照《耶稣：由马太马可与路加三书辑成之本传》，该书为对观福音的中英双语译本。“华西协合大学英译本”从《新约》希腊文原文与八部英文译本译出。^③

八、特殊群体《圣经》翻译补遗

针对中国具有特殊需要的盲人、聋哑人群或失聪人士，传教士引进西方的盲文系统与手语系统翻译《圣经》。值得注意的是，盲人使用的文字通常被称为“盲文”。但是，“盲文”一词带有贬义。以六个凸点为基本结构的盲人专用文字的专业称呼是“点字”。所以，笔者建议《圣经在中国》一书采用“点字”用法，只是在行文中为了方便叙述客观事实时使用“盲文”一词，另外辟出一章专论此类《圣经》译本。

19世纪70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William Hill Murray, 1843—1906)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 1949年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盲校。为了向中国盲人传教，该院从国外运来凸起英文字母印制的《圣经》以及英文盲字《圣经》。该院中国学者与传教士合作，以英文盲字符号为案例，采用法国布莱叶(Louis Braille, 1809—1852)发明的盲文体系布莱叶点字法，用凸点字符代替字母，按照《康熙字典》的音序，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形成中国最早的汉语盲字——“康熙盲字”。“康熙盲字”也被称为“穆威廉号码系统”(Murray Numeral System)、“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简称“408”。另外，传教士还以拼音方法制作了一套拼写闽南话的汉语方言盲字——“福州盲字”(1897)、一套拼写南京官话的“心目克明盲字”(1900)。“心目克明盲字”取义为心灵与眼睛都能看见的盲字。20世纪20年代，1911年创建

^① 麦克雷 Michele Ferrero 编辑，《四部福音：四种语言(希-拉-英-中)》[Four Gospels: Four Languages (Graece-Latin-English-Chinese)](耶路撒冷[Jerusalem]:拉丁语言文化中心 & STS Publications, 2016), 收录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与中文四福音分别为: 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 Graece*, 第27次修订版; R. Weber, *Biblia Sacr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s*, 第3次修订版; *The World English Bible* (《世界英文圣经》); 思高译本。拉丁文译本为“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 英译本为《世界英文圣经》(*The World English Bible*, WEB)。

^② 《新约圣经——中英四排版》[The New Testament —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Four Columns](香港[Hong Kong]: 环球圣经公会有限公司[The Worldwide Bible Society Ltd.], 2011), 为“新译本”、“和合本”、《新英译圣经》(*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ible*, NET Bible)、《新美国标准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四排版圣经。

^③ 参见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 307。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的上海盲校以上述两种盲字创制出“心目克明两方字”。此外,在1949年前,中国还有粤语盲字、客家话盲字、五方元音盲字等汉语方言盲字,未出现统一的盲字。^①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新盲字方案》,以“心目克明盲字”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采用分词连写方法拼写普通话。1953年,中国内地以此统一盲字,称之为“现行盲文”。1988年,中国内地推出拼出普通话的汉语双拼盲文(Two-Cell Chinese Braille),但沿用到现在的依然是“现行盲文”。目前,港澳仍沿用粤语盲字。^②台湾使用的汉语盲字是“心目克明盲字”的修订版,正式称呼为“国语点字”。^③

《圣经在中国》一书并未忽略点字中文《圣经》翻译,在第296、298页提及英国伦敦差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的译作,论及传教士在甘肃秦州根据布莱叶点字法改进盲人读书法,按照秦州话的发音确立秦州标准系统(Tsinchow Standard System)。^④除此之外,其他相关信息缺失。盲人使用的中文《圣经》译本,可分为官话(国语、普通话)译本和方言译本。笔者根据自己手中的材料,补充相关版本与目录如下。

(一)官话译本

1.穆威廉北京官话点字译本

该译本采用莫维廉(“穆威廉”)号码系统,以穆威廉北京译本为底本,译者、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

2.马可福音点字官话译本

马可福音点字官话译本采用英国人穆恩(William Moon, 1818—1894)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建的盲文字体,译者、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

3.汉口官话点字译本

英国在华传教士雷振华(George A. Clayton, 1870—1947)的“汉口官话点字译本”以“和合译本”为底本,采用布莱叶点字法,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

4.贾素珍官话点字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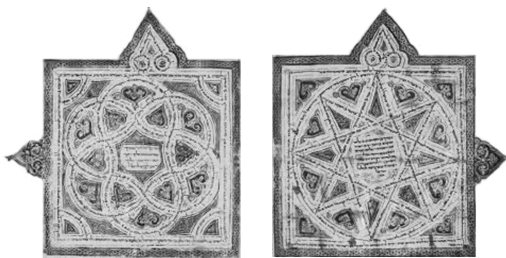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中国内地教会教士贾素珍(Sussie J. Garland, 1870—1930)的点字官

① 参见郭卫东 Guo Weidong,《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盲文体系的演进》[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raille System],于《近代史研究》[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2006年第2期[2006, Issue 2],109—124。

② 参见滕伟民 Teng Weiming、李伟洪 Li Weihong 主编,《中国盲文》[Chinese Braille](北京[Beijing]:华夏出版社[Huaxia Publishing House],1996),9—67。

③ 参见《盲人事工/点字圣经》,下载于基督教信仰与生命(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http://www.christ.org.tw/blind/blind-s.htm#biblie-for-blind>)。

④ 参见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296。



话译本,采用秦州标准系统。

5.“四福音书官话点字译本”

“四福音书官话点字译本”以“和合译本”为底本,采用布莱叶点字法,译者、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

(二)方言译本

1.甘为霖厦门话点字译本

1888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甘为霖(William Campbel, 1841—1921)在伦敦刊出《马太福音书》^①,采用布莱叶点字法,出版机构不详。

2.哈特曼广州话点字译本

传教士哈特曼(F. Hartman)的广州话点字译本采用布莱叶点字法,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

3.福州话点字译本

福州话点字译本采用布莱叶点字法,译者、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②

(三)国语译本

国语点字,也被称为台湾盲文(Taiwanese Braille)、台湾点字、注音符号点字,是以在台湾使用的国语为基础制定的点字。国语点字《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可以从如下网址下载:<http://www.christ.org.tw/blind/blind-s.htm#biblie-for-blind>。

(四)普通话译本

20世纪90年代后,《盲文圣经:新旧约全书》,采用点字,由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发行,总计32本。^③目前此“普通话圣经点字译本”为中国内地通行的汉语《圣经》点字译本,也是唯一一部点字汉语《圣经》足本译本。

《圣经在中国》对中国聋哑人群或失聪人士使用的《圣经》只字未提。2015年,为纪念台湾听障宣教一百周年,台湾高雄的社团法人台湾手语双福关怀协会出版《台湾手语圣经辞典》^④。这部辞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手语《圣经》译本。但

^① 参见吴怡莹 Wu Yiyang,《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收录于《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世华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下载于<http://bdconline.net/zh-hans/stories/gan-weilin>。

^② 以上点字中文《圣经》译本目录参见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230—231。

^③ 《盲文圣经:新旧约全书》[The Bible in Brail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教协会[China Christian Council]),苏出准印95第56号,具体出版年代不详,总计32本。

^④ 陈育麟 Peter Chen 总编辑,《台湾手语圣经辞典》[Bible Dictionary in Taiwan Sign Language](高雄[Kaohsiung]:社团法人台湾手语双福关怀协会[Taiwan Sign Language Evangelical Center],2015),为台湾听障宣教一百周年纪念版。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是,考虑到手语需要采用图像来表意,若整本《新旧约圣经》,甚至单卷本《圣经》使用手语图片出版,可能需要上千册才可能完成。《台湾手语圣经辞典》只以图片形式翻译手语《圣经》核心词汇,但这至少可以让我们管窥到手语《圣经》译本的大致面貌。

九、中文《圣经》翻译印刷字体补缺与补遗

《圣经在中国》对中文《圣经》翻译使用的四种印刷字体(汉字、罗马拼音文字、国语注音字母、王照注音字母)作出细致研究,但是,仍然存在挂一漏万的可能。《圣经在中国》将属于“罗马拼音文字”类型的汉语拼音中文《圣经》译本遗漏。笔者根据自己收藏的材料补充如下四种:

第一种,新标点和合本汉语拼音版^①;

第二种,和合本修订版汉语拼音版^②;

第三种,中文新普及译本汉语拼音版^③;

第四种,新世界译本汉语拼音版^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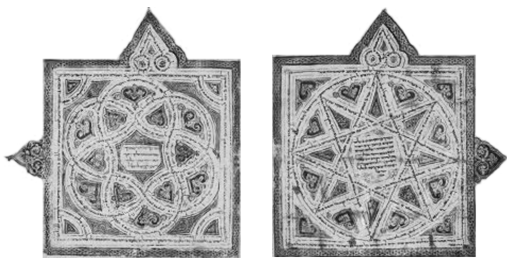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圣经在中国》对教会罗马字(Church Romanization, missionary roman character)《圣经》译本的介绍较为用力与详尽。教会罗马字,即台湾客语通用拼音,也被称为“白话字”(Phak-fa-sū)。1850年,教会罗马字由传教士在厦门创制并推广,自此得名。这是一种汉字注音拉丁化或罗马字母化客家话的方案。厦门话罗马字,又被称为“厦门白话字”。因此,教会罗马字有“白话字”之称。此为晚

① 《英中拼音圣经》[English-Chinese Pinyin Bible](首尔[Seoul]:马礼逊基督教文学社[Morrison Christian Literature],2006),新标点和合本、英王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附标汉语拼音。另外,和合本汉语拼音版有多种双语对照版:和合本-和合本汉语拼音-大花苗文,《中苗对照新约圣经》,和合本及汉语拼音,大花苗文《新约》,HCNM,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和合本-和合本汉语拼音-韩文/朝鲜文,《新旧约全书:中韩对照圣经:加拼音》,和合本及汉语拼音,韩文译本,CHDM,出版机构与年代不详;新标点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汉语拼音-韩文/朝鲜文,《韩中圣经:新旧约全书》(首尔[Seoul]:马礼逊基督教文学社[Morrison Christian Literature],2009),新标点和合本及汉语拼音、韩文/朝鲜文新修订译本。

② 《中文拼音圣经:和合本修订版》[Chinese Pinyin Bible: Revised Chinese Union Version](首尔[Seoul]:马礼逊基督教文学社[Morrison Christian Literature],2014),和合本修订版、现代标点符号,附汉语拼音。

③ 《圣经·新普及版·汉语拼音版》[The Bible: 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 Pinyin Chinese New Living Translation](香港[Hong Kong]:汉语圣经协会[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2015),新普及译本,附标汉语拼音。

④ 《圣经新世界译本汉语拼音版》[Pinyin New World Bible](纽约[New York]:守望台圣经书社[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2004),新世界译本,双并排,附标汉语拼音。



清时期传教士使用的最为广泛的注音系统。^① 笔者在此补充的一个译本是“和合本罗马字版”^②。

十、中文《圣经》文学作品归类与补遗

《圣经在中国》“第二部 中国新教教会”单列“7 中文圣经文学作品”，介绍了 11 位中外学者从文学角度对中文《圣经》的翻译。若进一步探究，笔者发现叔未士、宾惠廉、湛约翰、鲍康宁、善人遭难、许地山、李荣芳、王福民都是平信徒、牧师或基督徒，只有陈梦家、朱维之以非基督徒身份从中国文学角度翻译《圣经》。《圣经在中国》考证出吴曙天的《雅歌》就是“国语和合译本”，因此可归入前者的版本之中。进入 21 世纪，华人学者译经活动开始活跃，取得瞩目成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这部分除陈梦家、朱维之之外的内容可以归入“第二部 中国新教教会”中的“1 文言译本”“3 官话/国语/普通话译本”，同时另外单独设立一节“华人学者中文圣经翻译”。“华人学者中文圣经翻译”研究与收录当代海内外基督徒以及非基督徒学者从神学或文学角度参与翻译的中文《圣经》作品。大多数华人学者的作品并不以传教为目的，也不为教会出版机构出版。他们包括上述的陈梦家、朱维之，笔者另外补充其他学者及其译作如下。

1992 年，李广熙的《雅歌与哀歌》^③由天津南开人民文化宫出版。1993 年，张久宣(1937—)译有少量《旧约》，收录在他编辑的《圣经故事》^④中。1997 年，马小军、罗林平节译《新约》的《神迹·智慧·箴言》在上海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学者积极参与《圣经》汉译工作，在 21 世纪初推出了一批中文《圣经》译作。梁工(1953—)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投入圣经学领域，翻译《圣经》中的诗歌并出版《圣经诗歌》^⑤。2015 年，黄少政(1958—)与华

① 特别参见蔡锦图：《圣经在中国：附中文圣经历史目录》，423—553。

② 《新约圣经(中英对照)》[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hinese)](台北[Taipei]:台北语文学院[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1969),国语和合译本的罗马字译本,英文为“英文标准译本”(English Standard Version,ESV)。

③ 李广熙 Li Guangxi 译,《雅歌与哀歌》[The Song of Songs and Lamentations](天津[Tianjin]:天津南开人民文化宫[Nankai Cultural Palace of Tianjin],1992),收录《雅歌》、《哀歌》、《箴言》摘段、《智训》(“所罗门智训”)摘段,天津南开文学社编辑。

④ 参见张久宣 Zhang Jiuxuan 编辑,《圣经故事》[Bible Stories](长春[Changchun]:吉林文史出版社[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1993)。

⑤ 梁工 Liang Gong 编译,《圣经诗歌》[The Biblical Poetry](天津[Tianjin]:百花文艺出版社[Baihu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1989),该译文将“耶和華”译为“亚卫”。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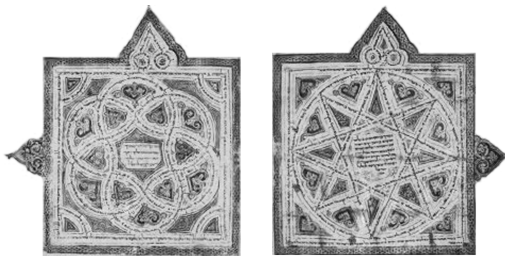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云(1957—)合作从英译本翻译并在台湾出版《圣经·新约》^①。2016年,孙更俊(1958—)由北京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大卫诗篇》即《诗篇》。谢文郁(1956—)从希腊原文翻译并在上海出版《约翰福音》^②。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上海的冯象独立完成整本《圣经》的汉译工作。^③在21世纪华人学者汉语《圣经》翻译领域中,“冯象译本”尤为引人瞩目,社会影响颇大。

中文次经翻译见于罗马天主教、正教与新教的《圣经》译本。实际上,华人学

① 黄少政 Huang Shaozheng、华云 Hua Yun 译,《圣经·新约(英汉对照)》[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New Testament: King James Version](台北[Taipei]:思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hink & Executiv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any, 2015],英王钦定译本(KJV),1611年版,中文翻译。

② 谢文郁 Xie Wenyu,《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The Way and Truth: The Gospel of Joh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上海[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附录一《约翰福音》译文,550—575。

③ 冯象的《圣经》译本按《圣经》经目排序如下。《摩西五经》[The Five Books of Mose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冯象 Peter Feng,《摩西五经:希伯来法文化经典之一》[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 Moses](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创世记》[Genesi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创世记:传说与译注》[Genesis](南京[Nanjing]:江苏人民出版社[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2004), 223—336。《创世记》[Genesi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创世记:传说与译注》[Genesis](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241—370。《出埃及记》[Exodu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The Letters to Kuan Kuan and Exodus](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219—301。《出埃及记》[Exodu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第二版)[The Letters to Kuan Kuan and Exodus(Second Edition)](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219—301。《利未记》[Leviticu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政法笔记(增订版):附利未记》[Essays on Zhengfa or Law as Politics with Leviticus](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3—313。《利未记》[Leviticus],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政法笔记(增订版):附利未记》[Essays on Zhengfa or Law as Politics with Leviticus](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3—313。《以赛亚书》[Isaiah],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以赛亚之歌》[Isaiah](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155—347。《约伯记》[Job],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信与忘:约伯福音及其他》[Faith & Oblivion](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331—444。《智慧书》[The Book of Wisdom],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 译注,《智慧书》[The Books of Wisdom](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冯象 Peter Feng 译注,《智慧书:希伯来法文化经典之二》[The Books of Wisdom](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其中收录《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新约》[The New Testament],收录于冯象 Peter Feng 译注,《新约》[The New Testament](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冯象 Peter Feng,《圣诗撷英》[The Bible as Poetry](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先知书》[The Books of Prophets],收录于《先知书》[The Books of Prophets]冯象 Peter Feng 译注(香港[Hong Kong]: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者还另外按照新教的《圣经》术语译出次经,目前主要包括如下三种:张久宣的《圣经后典》^①,赵沛林、张钧、殷耀的《圣经次经》^②,洪佩奇、洪叶的《圣经故事:新约篇·次经篇》^③。另外,李广熙也有少量次经翻译。李广熙译出的《雅歌与哀歌》收录有《智训》(《所罗门智训》)摘段。^④其中张久宣的次经译本最为内地学术界所广泛使用。

十一、新兴的网络中文《圣经》翻译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电子版《圣经》译本开始出现。《圣经在中国》对这个领域关注不足。自1995年,《新英文译本圣经》(*New English Translation Bible*, NET Bible)由20多位圣经学者从希伯来文本、亚兰文本、希腊文本译成英文。其缩写为NET,故该译本也被简称为“网英译本”,也指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使用并下载(www.bible.org,2019年建站)的《新英文译本圣经》。“网英译本”的创始版(Alpha Edition)和首版(First Edition),分别在1999年和2009年登录网络。全书共有6万多条注解。对应的中译本是“中文新英文译本”,也简称为“网中译本”。“网中译本”主要以“国语和合译本”为基础,略作修改。“网中译本”由德仁文化文流中心(基金会)于2004—2009年译成,因此,也被称为“德仁译本”。“网中译本”,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使用及下载(www.bible.org/chinese,2019年建站)。^⑤

十二、编辑错误

由于《圣经在中国》一书以“锱铢必较”的版本与目录见长,这也必然意味着在细节上存在缺陷。限于篇幅,笔者对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只列举20个。

①目录:“3.3 格非”,改为“3.3 杨格非”。

① 张久宣 Zhang Jiuxuan 译,《圣经后典》[Deuterocanonical Books](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1987)。

② 赵沛林 Zhao Peilin、张钧 Zhang Jun、殷耀 Yin Yao 译,《圣经次经》[The Apocrypha](长春[Changchun]:时代文艺出版社[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ress],1995)。

③ 洪佩奇 Hong Peiqi、洪叶 Hong Ye 编著,《圣经故事:新约篇·次经篇》[Bible Stories: New Testament and Apocrypha](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The Yilin Press],2011年2月第1版,2011),187—254。

④ 参见李广熙译,《雅歌与哀歌》。

⑤ 相关信息参见“圣道书社网站”,<https://www.thewordbooks.com/index.php/product/chinese-net-bible-chinese-new-english-translation-traditional-chinese/>(2019年6月20日)。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9辑

②第 69 页:注释 5,“从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三年,萧舜华另有《玛竇福音》、《玛尔谷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单行本”。根据笔者考证,萧舜华的《玛竇福音》和《玛尔谷福音》出版信息如下:《玛竇传的福音》,天津崇德堂发行,正文印刷局印刷,1939 年 2 月 10 日出版,附“勘误表”(1)(2)(3)(4);《玛尔谷传的福音》,天津崇德堂发行,正文印刷局印刷,1939 年 4 月 15 日出版。因此,此处的“一九四〇”改为“一九三九”。

③第 71 页:注释 7,“笔者未能详细比较《简易圣经读本》与《青年圣经读本》的异同”。本文作者对这两本书作出详细比读,发现两本书的内容完全一致。

④第 69 页:“《青年圣经读本》”补上“在经文中附有插图”。

⑤第 75 页:“上海教区主教龚准”,补充“龚”,即“龚品梅(1901—2000 年)”。

⑥第 83 页:“《箴言》、广训”,改为“《箴言》《广训》”。

⑦第 87 页:“金主教”,补上“金鲁贤(1916—2013 年)”。

⑧第 87 页:“上海教区出版了《新经》上(四福音)”,改为“上海教区出版了《新经上:四福音》”。该书信息如下:《新经上:四福音》,简体,横排,依据耶路撒冷《圣经》版本翻译,天主教上海教区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出版,1986 年 5 月第一版。

⑨第 93 页:“天主教香港教区出版了《牧灵圣经》(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中文版”,改为“天主教香港教区出版了《牧灵圣经》(*Chinese Pastoral Bible*),是 *Christian Community Bible* 的中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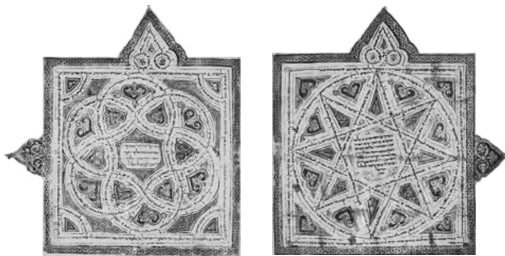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⑩第 105 页:“本地同工”,即“顺天华人隆源参订”;“分两部出版,第一部分包括福音书(《福音经》),第二部分为其他书卷(从《宗徒书札》和《默示录》)”。此处有错,且表述不清。改为:“分三部分出版,第一部分包括福音书(《福音经》四册),第二部分包括《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宗徒经》二十二册,分为《宗徒行实》即《使徒行传》、《公书七札》即大公书信、《私书十四札》即保罗书信),第三部分为《启示录》(《默示录》)。”

⑪第 105 页:“直排 8 行×16 字”,改为“直排 10 行×22 字”。

⑫第 108 页:“一九七九年”,改为“一八七九年”。

⑬第 130 页:根据第 132 页的版本信息,“一八一四年在广州出版”,改为“一八一三年在广州出版”。

⑭第 143 页:“《马礼逊回忆录》”,增加注释,补充中译本:“马礼逊夫人(Mrs. Elizebeth Morrison):《马礼逊回忆录》(*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6 月第 1 版;未亡人编(the Widow):《马礼逊回忆录:他的生平与事工(全集)》(*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D.*),邓肇明译,香港:基督教文艺



出版社,2008年2月初版。未亡人,即马礼逊夫人艾思庄(Eliza Armstrong Morrison)。”

⑮第157页:“最早的出版成果见舜为仁(William Dean)的圣经译本”,补为“最早的出版成果见舜为仁(William Dean,又称“怜为仁”“为仁者”)的圣经译本”。

⑯第219页:“上海美华书局出版。英文及中文书名。序言,”改为“松江上海美华书局出版。英文及中文书名。例言,”。

⑰第219页:“《创世记》至《士师记》,序言3页”,改为“《创世记》至《士师记》,例言3页”。

⑱第301页:“上帝竞新印书馆印”,改为“上海竞新印书馆印”。

⑲第326页:“香港(Asian Outreach)出版”,改为“香港亚洲归主协会(Asian Outreach Hong Kong, AOHK)出版”。

⑳第370页:“直排17行×40字”,改为“直排18行×40字”。

本文也同样面临着挂一漏万的可能性。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期待学术界、教界同人共同努力提高中国《圣经》翻译研究的水平,早日建立起中华《圣经》译本体系。这样的体系包括:不同的宗教,以及同一个宗教内的不同宗派、教派;不同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体(汉语语体涉及文言—官话/国语/普通话、方言,罗马字拼音和国语注音,点字与手语等;少数民族语体,将从唐景教以来的非汉民族包括其中);过去以及现在中国外籍团体使用的《圣经》译本;海外华人世界翻译与使用的《圣经》译本。四个部分之间也存在交叉、重叠的关系。但是,经过数代人的积累,这种体系终究能建立起来,并使之尽善尽美,不愧于为《圣经》翻译付出无数心血的前贤与新进。